

在烽火童谣中淬炼民族精神

读《二月谣》

□杨称权



《二月谣》方冠晴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/2025年4月

以从容之心回应命运跌宕

读《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

□邓勤

史铁生笔下轮椅碾过地坛的轨迹，萧红记忆中祖父离世时窗外凝固的暮色，汪曾祺笔下从煤堆里挣扎生长的芋头，构成了一幅关于生命的浮世绘。这部名为《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的散文集，分为“我们生而孤独，何惧世间荒芜”等五辑，收录了史铁生、老舍、丰子恺等大家的近40篇散文，宛如一曲由苦难谱就却以温柔吟唱的交响诗。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道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”这近乎黑色幽默的顿悟，恰是整部文集的灵魂注脚。当命运以瘫痪之痛剥夺了他奔跑的权利，他却在轮椅的方寸之间丈量出比常人更辽阔的精神疆域。地坛的每一块砖石、每一片落叶，都成了他与命运对话的媒介。这种“向死而生”的智慧，在梁实秋的《谈时间》中化作对庸常的超越，在沈从文的《独处》里沉淀为对孤独的审美凝视。

书中收录的《生机》堪称汪曾祺式的生命宣言。煤堆里发芽的芋头、石缝中顶起巨石的豆芽，这些被世俗定义为“边缘”的生命，在他的笔下迸发出惊人的诗意。正如他所说：“美，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。”这种对偶然性的礼赞，实则是将命运的暴击转化为艺术的养分。当读者跟随文字目睹一颗豆芽在朱小山的惊叹中完成“哲学的启蒙”，便会懂得：生命的壮美，往往藏

匿于最卑微的裂隙中。

老舍在《四位先生》中以诙谐笔调勾勒的市井群像，丰子恺《从孩子得到的启示》中童真视角下的“逃难”游戏，将苦难叙事推向更广阔的维度。萧红笔下的《祖父死了的时候》，少女在至亲离世瞬间捕捉到的“黄瓜褪了黄花”的细节，恰似杜甫“感时花溅泪”的现代回响。这些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日常的微光对抗时代的阴霾——当胡适在《我的母亲》中追忆深夜门缝里的灯火，当林徽因在《蛛丝与梅花》中将战火纷飞中的建筑测绘化作美学的朝圣，他们都在证明：生命的尊严，正在于对生活仪式感的坚守。

书中收录的郁达夫《一个人在途上》，将丧子之痛浸泡在异国的雪夜与琴声中，痛苦被蒸馏成透明的哀伤；而朱自清《刹那》中对时间碎片的凝视，则让生之悲欢在某个“忽然抬头”的瞬间获得永恒。这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笔法，恰如沈从文所言：“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，生命也不能在风光中静止。”

这部作品最动人的力量，不在于大师们头上的光环，而在于文字中流淌的真实体温。徐志摩在天目山笔记中记录的蝉蜕，郑振铎月夜下拾取的故人絮语，乃至鲁迅未直接出场却无处不在的冷峻目光，共同编织成一张接住坠落者的网。正如书



《生命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》史铁生/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/2025年5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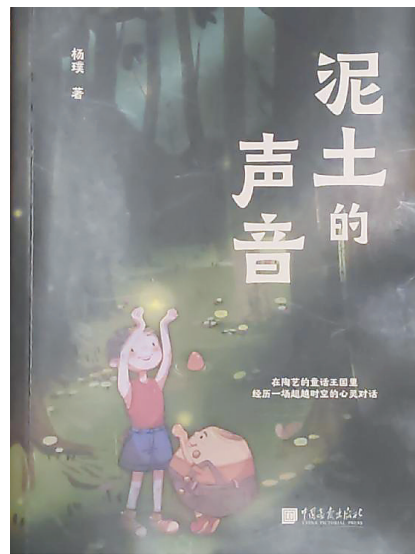
中收录的周作人《沉默》所言：“人的最好对话者是自己的心。”当作家以文字为火把，照亮各自的生命洞穴，我们终将明白：命定的局限永远存在，但对美好的信仰，能让每个凡人成为自己的史诗。

这些作家始终以从容之心回应命运跌宕，既照见岁月给予的创痕，也映亮生命深处的坚韧。本书教会我们在苦涩中咀嚼甘美，在无常里锚定温柔。当我们触摸书页间那些依然鲜活的痛与爱，便是在触摸人类永不屈服的高贵灵魂。

搭建传统文化与儿童的桥梁

读《泥土的声音》

□梁德荣



《泥土的声音》/杨璞/中国文联出版社/2025年3月

近年来，杨璞专注儿童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《你在天空 我在海里》《水晶草》《冰封的蓝月亮》《小阁楼 老木箱》等长篇小说，均引起良好反响，成为广东文坛引人注目的儿童文学作家。她善于透过童真的视角，架构起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奇妙叙事，以一支生花妙笔，搭建起传统文化与少年儿童的桥梁，从而营造出作品的独特情怀和风格。

这部捧在手上沉甸甸的《泥土的声音》，就是一部情感丰厚、泥香味十足的童话体长篇小说。其以佛山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技艺——石湾陶塑为题材，以数千年的乐器陶埙为引线，以数百年来窑火不断、世界罕见的南风古灶为创作背景，串成离奇、生动又有趣的故事。通过生动离奇的故事，帮助读者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。作品突破惯用的创作手法，结合儿童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能力，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需求，以儿童的视角，用儿童的语言，讲述陶文化的故事。在题材选择上，是一个大胆的突破，故事充满奇幻色彩，体现出作者鲜明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。

《泥土的声音》叙事结构奇巧而迷人。小说通过大胆想象和拟人的手法，塑造了埙嘟嘟、小鱼儿、小素姐姐等一个个个性鲜明的儿童人物形象，用独特而神秘的歌声，巧妙地把故事串联起来，牵引着读者走入精彩的故事

中。借助神奇的蜗牛洞、具有魔法的神奇书，使一件件看似没有生命力的陶塑作品，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，从而引出一个个生动离奇的故事。这种创作手法，使人物、情节、环境得到具象的表现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真实感。通过不断出现的独特歌声，把客观世界的声音和节奏不知不觉间传递给读者，构成反复回旋的特点，使主体形象更生动、立体，故事气氛也更梦幻逼真，无形中拉近了读者与作品的距离，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感和吸引力。通过阅读，读者会不知不觉地走进陶的世界，认识一个古老文明的存在。

在本书中，有一个神秘而古旧的物件——埙，安排得十分巧妙而恰当。埙是曾一度失传而成为千年绝响的古老乐器，它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埙与陶土相辅相成，完美结合，共同营造出属于民族的声音。在泥土的馨香中，读者将潜移默化地学到许多传统陶文化知识，也了解这个民族乐器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，从而增强传承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，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。当我们行走在数千年的陶文化艺术长廊，静静聆听那来自陶埙古朴而又浑厚的声音，相信一定会爱上这片土地，爱上绵延数千年的岭南文化传奇。

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材，搭建传统文化与儿童的桥梁，是杨璞深藏于心的愿望。中国非遗资源如海洋般深广，可谓取之不竭。非遗包含大量未被充分开发的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和生活场景，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创作素材。同时还应看到，非遗往往蕴含着民族的历史记忆、生活智慧与审美观念，但传统的传承方式（如口传心授、仪式活动）在现代社

会面临传承断层的挑战。以儿童文学的生动形式，将非遗元素转化为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文学作品，让非遗从“博物馆里的展品”变为“可感知”的故事，使儿童在阅读中自然理解非遗的价值，杨璞作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。《泥土的声音》由此也展现出独特的文学品格和文化厚度，对推动儿童文学的多元化表达，也是十分有意义的。



穷形尽象写人生

读《体察师的日子》

□张映勤

老眼昏花，长篇小说近几年已经很少读了。绍国兄寄来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体察师的日子》，我暗暗佩服的同时，认认真真读起来，并拉拉杂杂记下一点心得。

我以为，好的小说当然是写人，塑造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。我们阅读经典文学著作，记住的往往不是故事情节，而是性格独特、形象鲜明的人物。长篇小说成功与否，是看它是否为文学画廊贡献了新的人物。从这一点说，《体察师的日子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印象深刻的全新人物。

一是主人公丁西。他是江南天州城的一名三轮车夫，每天骑着没有牌照的白卯车招揽生意，收入低微，勉强糊口。正在他为父治病，陷入困境的时候，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初期响应号召，放弃岗位，回乡务农，而他当年的文书，官运亨通，从省城高位上退休后回到家乡天州，得知老领导病重，出手相助，不仅承担了丁父所有的医疗费用，还托付归国经商的巨富郝叔关照丁西的生活。丁西得遇贵人，境遇大变。在郝叔的庇护下，他住豪宅、开豪车、喝好酒、抽名烟，过上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富人生活。人们百思不得其解，一顶体察师的桂冠戴到了丁西头上。他成了受上级组织指派、潜伏在民间底层收集民情舆情的线人。一向卑微胆怯的丁西不仅受到人们尊重，也将错就错地扮演起所谓体察师的角色。

丁西身上有着底层民众的特点：老实本分，淳朴善良，乐于助人，有恩必报。他让我想起了老舍笔下早期

的样子，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，只为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同时，处于生活最底层的丁西，他又性格懦弱，胆小怕事，头脑简单，缺乏主见，智商情商生存能力似乎都低于常人。他始终麻木愚钝，不自知不自省，命运的改变完全是背后郝叔这个隐形力量的操控，并非自己能力的提高、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
读罢小说，读罢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，我感觉心情的沉重，从丁西的身上我们能嗅到了一丝阿Q的味道。绍国通过丁西，以平淡舒缓的笔调书写了三轮车夫的生活状况、精神状态，他们如草芥蚂蚁般卑微地活着。小说没有宏大叙事，从小处着眼，从凡人小事写起，通过丁西的琐碎日常，写出了世态，写出了人心。三轮车夫这个城市中籍籍无名却又无处不在的群体，是现市井生活的缩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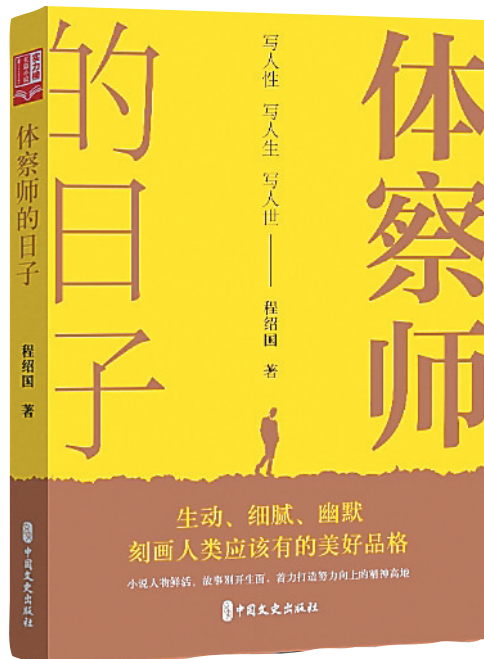
丁西身上发生的故事看似荒诞，却折射出残酷的现实与真实的人性。造成车夫们命运的因素很多，自身的弱点不可忽视。绍国这部小说的深度，我以为，带有一种对当时国民性的批判意味。他让我们深思、反省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变，但建立独立人格与觉醒意识，提升国人的精神道德水平，尚需漫长的历程。

《体察师的日子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人物是郝叔。他出生在贫困的纸山乡下，家境贫寒，自幼受苦，母亲被典为人妻，父亲成了坏分子，他在全村人的奚落讥笑中长大，从小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。虽然他对家乡怀有感情，回国后喜欢吃纸山菜、喝纸山酒、

纸山茶，但对纸山人却没有好感。他父亲年轻时饥饿难挨，被一乡下妇人的一块红薯救下性命，为了报恩，郝叔出国发迹后回到老家天州经商，将老妇人唯一的亲人，他称作大姐的孤寡女儿接到城里供养。对丁西开小餐馆的老婆董彩凤，因为像他的初恋情人，又烧得一手纸山菜，郝叔一厢情愿挖空心思地接近付出，为的是最终占有。对从过往过的丁西他屡次出手相帮，利用他掌握车夫的动态，以获取拆迁中的最大利益。绍国的高明之处，没有从全知的角度简单地对人物进行评判，而是通过情节的推进，剥茧抽丝般写出了郝叔复杂难辨的性格，以浸透爱憎不露声色的笔墨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倾向。

作者笔下的郝叔似乎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朦朦胧胧、遮遮掩掩，让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。绍国在处理郝叔这个人物时，似乎故意留白，给读者想象的空间，他的一些做法看似莫名其妙，令人费解，读者始终带着疑问往下看，郝叔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随着情节的展开，疑团渐渐解开，郝叔的贪婪本性和阴险用心自然而然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正是有了郝叔这个个性鲜明、生动立体的人物，小说比较成功地完成了独具特色的“这一个”艺术使命，为文学画廊增添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。

周作人说过，好文章的标准有两个，要么有意思，要么有意义。“有意思”，就是说文章要好看，有趣味性和可读性；有美感；“有意义”是说文章要有思想性，让人思索，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。我的理解，



《体察师的日子》/程绍国/中国文史出版社/2025年1月出版

“有意思，有意义”，无非就是四个字——好看、耐读。《体察师的日子》就属于有意思，还有一定意义的作品。好看、耐读，故事情节精彩丰富，人物性格生动独特，语言文字老到从容，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一个小人物的不平凡的入生，发人深省，启人心智，经得住读者慢慢琢磨品味。

请关注
文旅频道，
欣赏专栏